

说话的土

冯磊

广州的南越国宫署遗址,展品非常丰富。书评人董小卷到此一游,与一件特殊的文物相遇,遂拍下来给大家看。

这是块从原始地表切割下来的土壤,取名“考古地层关键柱”。它的体积庞大,具有很强的层次感。考古学家可以据此判断各个时代的归属,也可以确定出土文物的年代。

这是一块会说话的土。

这堆土壤的剖面,层次非常清晰:最早是南越国地层,之后是晋、南朝,之后是唐代早期和晚期,接着是南汉早期和晚期,再后来是北宋地层……文化的叠加,赋予了这块黄土厚重、神秘的气息。

这方土,是真的“书”。它的每一个页码,都记载了丰富的信息。

它就像一块千层饼。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层,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色;每一个时代的切面,都有着迥然不同的色泽。像包浆。

在众多文物中间,这堆黄土一点儿也不起眼。但是,它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,谁都无法否认。

我突然产生了一些奇怪的念头:那夹杂在泥土中的陶片,必然有着独一无二的故事;那片干枯的苇叶,见惯了春花秋月;还有那半块瓦当,或者是某座宫殿坍塌的遗存……它们亲眼目睹过唐宋王朝的盛世,也亲耳聆听过战乱的残酷,它们旁观过无数后人所不了解的王朝秘辛。

我吃惊于时光的残酷。

那薄薄的一层堆积,一个时代叠加的,其实是几十、上百年或者数百年的遗存。在每一层黄土下面,都掩藏着无数的故事,无数的欢乐和悲伤,阳谋和杀戮,苟合与倔强,都掩盖着孩子们的读书声,牛羊的撒欢声,底层人无奈的叹息,以及恣睢者肆无忌惮的狂笑。

中间,无数男男女女牵过手,无数婴儿牙牙学语,他们成长过,恋爱过,厮杀过,争夺过,恨过,纸醉金迷过,媚眼如丝过,笑靥如花过,形容枯槁过,双目迷离过,活过,爱过,边关出征过,战场厮杀过,春梦过,把栏杆拍遍过,红袖添香过,耳提面命过,大江东去过,晓风残月过,烛影摇红过,汗青记录过。

他们,从大地的深处站起身来,最终又被掩埋在大地深处。

时光被挤干了水分。那见证过无数悲欢的土地,被无数人的脚踩平了,只剩下薄薄的十几公分,甚至是几公分。那热闹的人间场景,被删除了爱恋,呢喃,战马,美酒,舞场,盔甲,红楼,朱雀,马蹄,长亭,古道,红唇,素手,如意,渡船,羽扇,南山寺的钟声,乌江边的呐喊……只剩下半块泥瓦,或者一茎干枯的芦苇,安静地、干巴巴地,卧在上一个王朝与下一个王朝之间。无所谓欢欣或绝望,也无所谓遗憾与怅惘。

一切,都被风干了,静止了,遗忘了,丢弃了。

每个时代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古越国如此,北宋如此,元明清也是如此。这是时间的法则,容不得半分例外。

“后之视今,亦犹今之视昔”。那曾经留下无限感慨的,兴亡,得失,斗争,繁华……最终都化作了一抔黄土,或者一阵风烟。

我突然想起晋朝羊祜当年登临岘山所留下的文字:“自有宇宙,便有此山,由来贤者胜士登此远望,如我与卿者,皆湮灭无闻,使人伤悲。”

挤干水分,那些强大的王朝竟然连背影也不曾留下;那些纸醉金迷或者歌舞升平,竟然连清吟也不曾留下。回首已是百年,种种感慨,又岂是一个“使人伤悲”所能说得清的。



伴飞

张健
摄

空间感

何诚斌

一个空间,异类偶尔到一个空间。人为阳间,鬼为阴间。白天不在阳间非病即睡,夜里在阴间非睡即病。

同一空间,信息场决定人们与否相处,逃离一个空间,是苦于信息场的侵害。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,感受的同一空间实际上是不相同的,面前所见的与身后看不见的,构成实与虚的区别。办公室内,人与门或窗的距离,中央与墙角的距离,使时间对于每个人也不一样。拥有个人的空间,是安全心理对现实的映射。相对于众人空间的独立空间,是权力的象征。独立空间越大,权力越大。大到一定的程度,由实变虚,不可见不可知的东西存在,需要通过“隔”让时间有意义——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。

假想果壳里有个空间,人无法进去,那空间便永远阻止了时间。敲开果壳,连假设都不存在了。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永远体验不到坐在果壳里是什么滋味。

智能化把距离缩短为“零”,时间失去意义,空间因“隔”的坍塌,极阳为阴,生命的真实感转为虚拟感(有不少人认同人类本身就是人工智能产品的说法,如“人类极有可能活在更高文明模拟的矩阵游戏中”),甚至虚妄感,必须建立新的“隔”,回到有时间意义的空间。

三

目视与心视的场景,有彼此交互的、重叠的,有完全不相关、相悖的。除了梦境,思考之境也属于心视。目视有限,心视无限。人与人的“有限”与“无限”,又是不尽相同的。“我们所追求的世界,永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;我们所期望的世界,永远不是我们所得到的世界。”(索尔·贝娄语)

村上春树有段时间特别穷困,他回忆说:“每个月都要偿还银行的贷款,有一次怎么也筹不到钱,夫妻俩低着头走在深夜的路上,拾到过掉在地上的皱巴巴的钞票。不知该说是

共时性原理,还是某种冥冥中的指引,那偏巧就是我们需要的金额。第二天再还不上贷款的话,银行就会拒绝承兑了,简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。”

什么是“共时性”?一种他所不知晓的力量,帮助其解苦厄于绝境之中。

村上春树勤奋写作且渴望得到诺贝尔文学奖,多年来呼声很高,却一次次无缘此奖,也是命矣!

四

前天从合肥出发带了一个苹果,火车上不方便吃,回家后放在客厅桌子上,昨天忘记吃。昨晚看到苹果,心想明天中午有场酒宴,下午可以把它吃下去解酒。今晨发现苹果居然被老鼠啃了。

多年无鼠扰,故没有考虑苹果的安全。意外,只是意识中家里无鼠,意志不能决定变化,实际上老鼠爬墙越壁钻进屋子的事实存在。经验决定考虑多寡,识见乃思考之广,预知之强。考虑的事,考虑的问题,考虑的因素越少,隐形的事越多。

大千世界恒河沙数,微尘蕴藏无垠象数,演化生灭,变异纠缠。没有人能穷尽一切的空间,多维的空间,千算万算不如老天一算。所以,要有敬畏心。敬畏不能落空,对天地自然,对人伦物理,对文化文字。

博尔赫斯说:“上帝背后,又有哪位神祇设下尘埃,时光,梦境和苦痛的羁绊?”

我们行走,往前——必然往前吗?——或许是往后,或许是兜圈。这都是观念对维度的错觉。行走,生命的一种状态,直观的是身边孩子长大,同龄人变老,上辈人离去。这就是归宿?或是从显形走到了隐形,从白光走向了黑光?仍然行走,我们的目光看不见而已。

得到警示,或者警告,是幸运的,就怕不理睬不领会,继续我行我素,不仁不义,那么自我制造更大的麻烦,受到命运的惩罚。摧残生命的手,隐在你的身旁。